

書叢小地史

光曙的明文亞東

著作耕田濱  
譯 鍊 楊

行發館書印務商

730.3  
751  
(275)

3

小史  
叢書地

東亞文明的曙光

楊濱田耕作著  
鍊耕作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2 7492 3

102661

第一圖 周鷓鴣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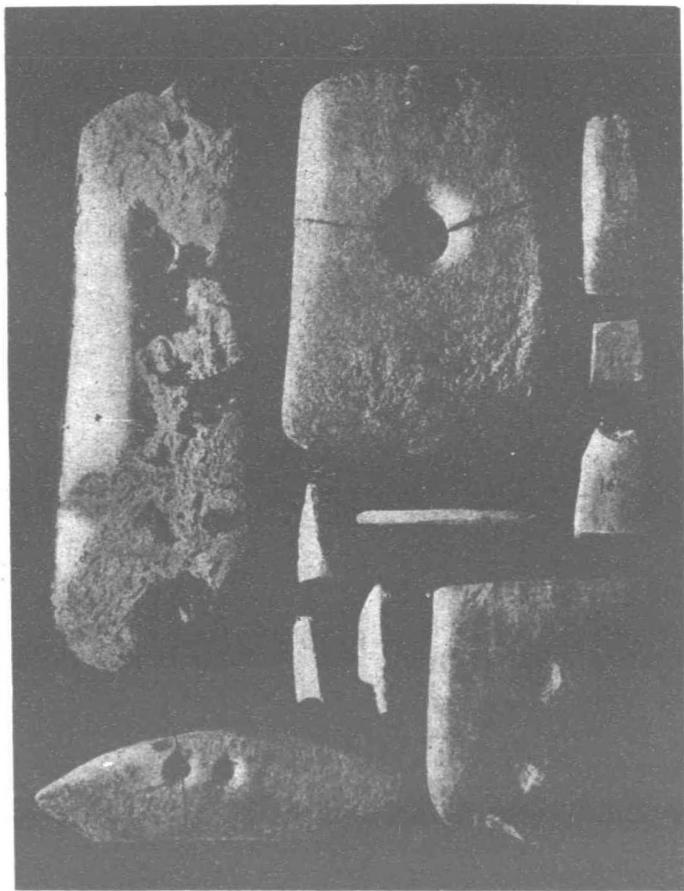
日本住友男爵藏

第二圖 中國舊石器



桑志華氏著中國舊石器中所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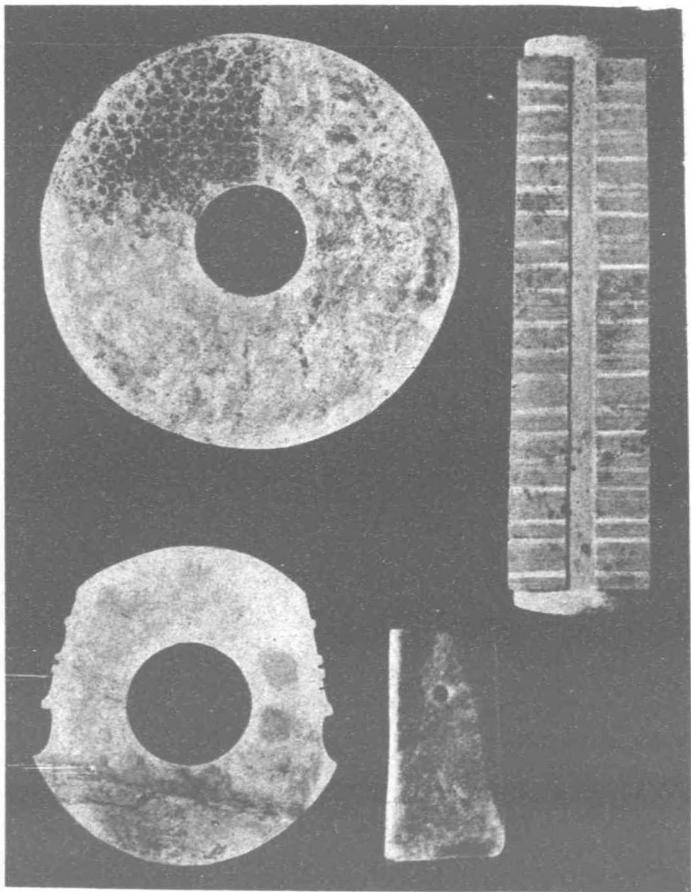
在綏遠鄂爾多斯地方 Choei-tong-kou 發見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藏

(左上)(右下)中國玉斧；(右上)中國河南出土之石斧；  
(左下)中國遼寧魏子窩出土之石磨刀；(右中)中國旅順出土之石斧；  
(其他)東三省旅順等地出土之石鏃及石針。

第四圖 周漢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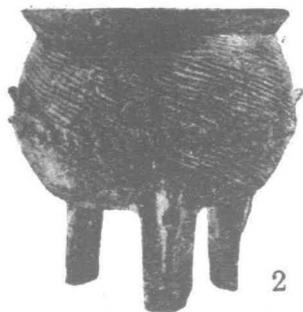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藏

(左下)周戚璧 (左上)漢璧 (右上)周琮 (右下)周玉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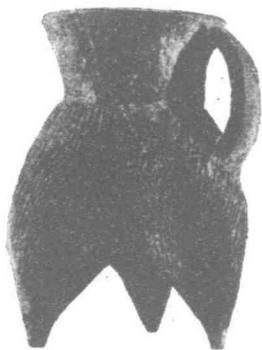
第五圖 中國原始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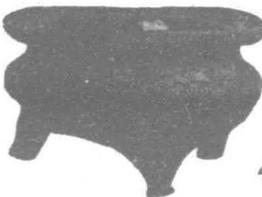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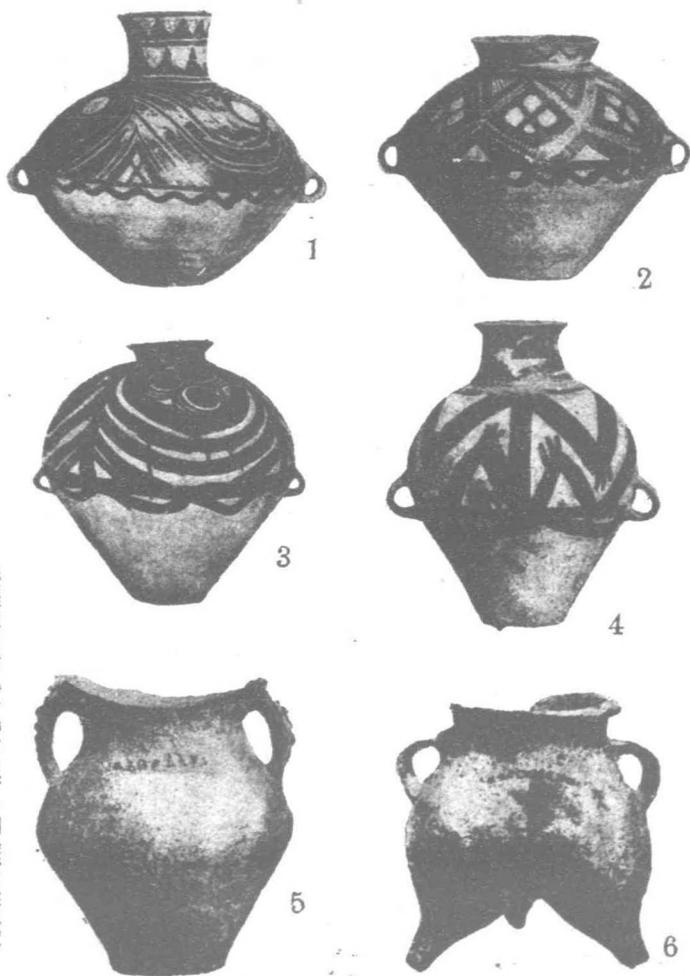


5

(1)(2)(3)錫倫氏著中國古代美術史所載(4)日本京都  
帝國大學文學部藏(5)旅順關東廳博物館藏

(1)(2)(3)河南仰韶出土(安徒生氏發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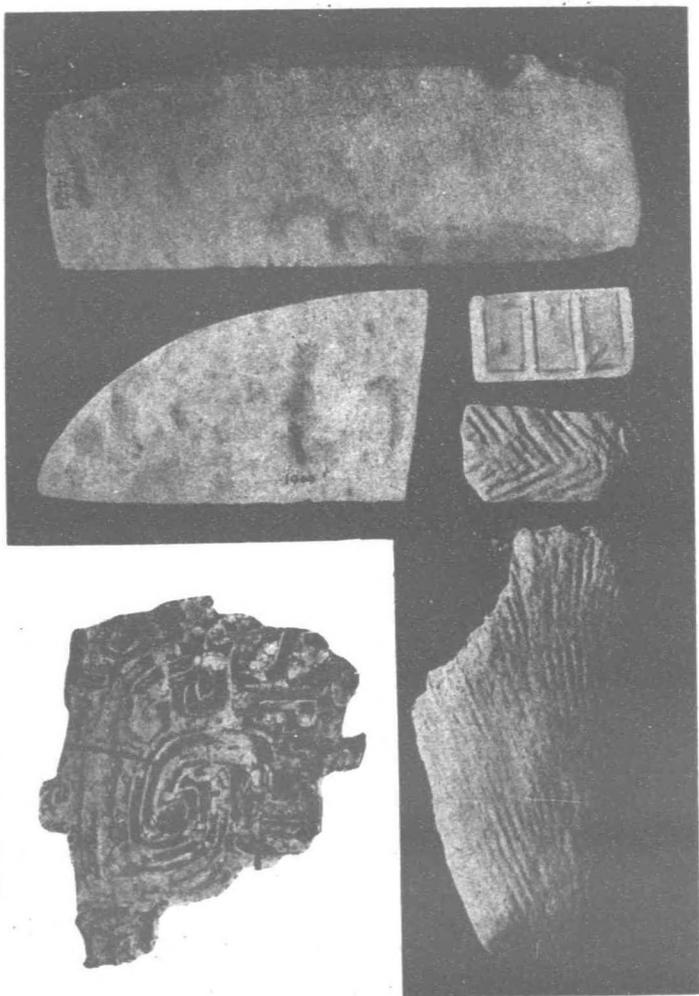
(4)中國出土(5)中國遼寧鏡子窩出土之甌形



安徒生氏發見（錫倫氏著中國美術史所載）

甘肅出土的彩繪及單色土器  
(1)(2)仰韶期 (3)(4)馬廠期 (5)寺窪期 (6)沙井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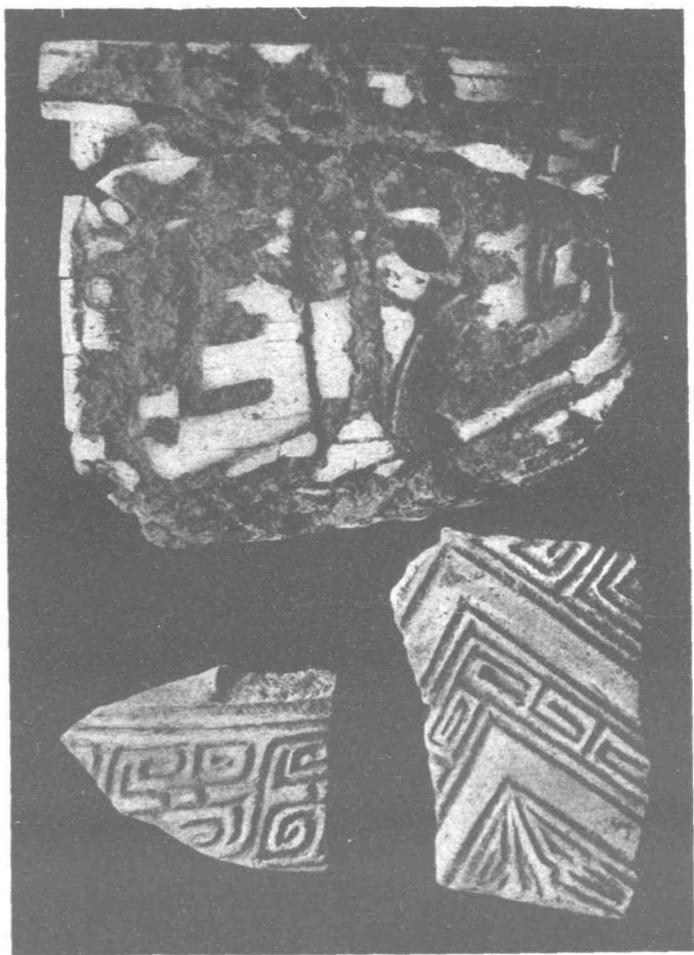
第七圖 殷墟出土的石器及銅器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及羅振玉氏藏

河南彰德殷墟出土遺物之一  
(上)(左中)石磨刀 (右二)大理石片 (左下)銅器劍頭 (右三)土器破片

第八圖 殷墟出土的白色土器及骨牙器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藏

河南彰德殷墟出土遺物之二  
(上)象牙彫刻 (下)白色土器破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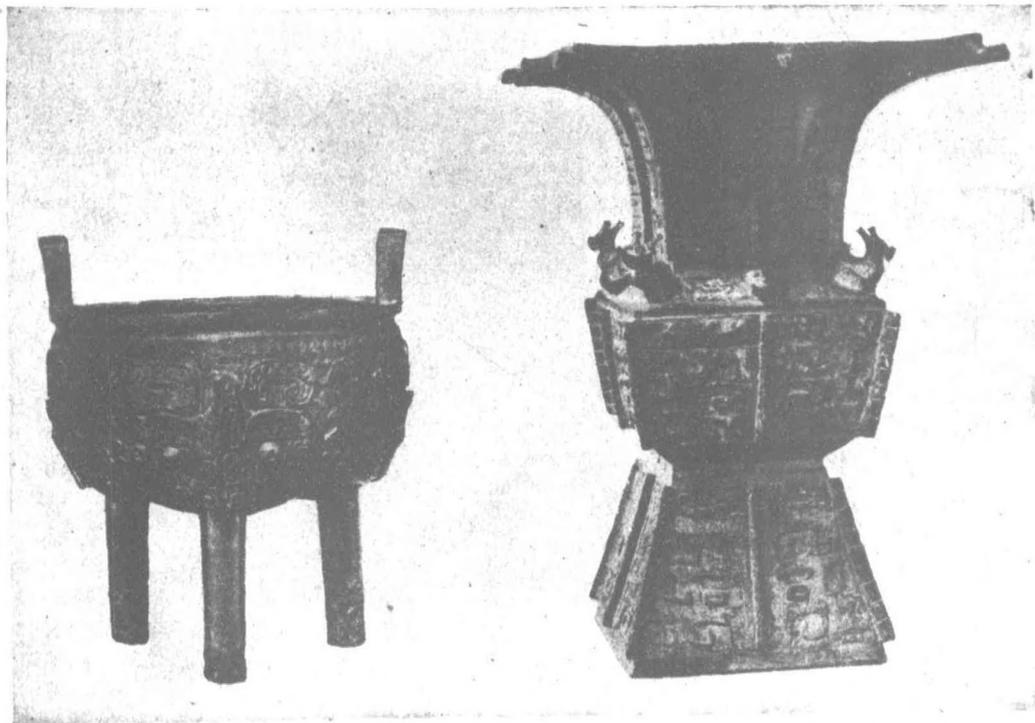


第九圖 殷墟出土的骨牙製品及獸骨文字

河南彰德殷墟出土遺物之三

- (左上)骨製刀柄 (左中)骨製筭 (左下)骨獸  
(下中)骨牙彫刻 (右上中下)獸骨文字

第十圖 周代古銅器



(左)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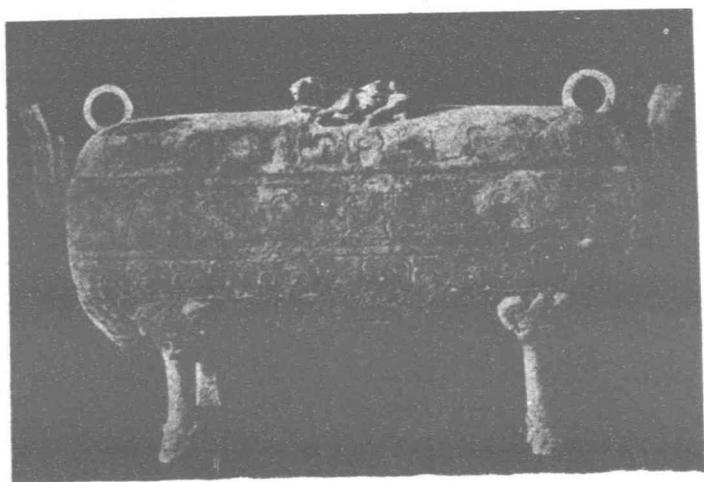
(右) 方尊

日本住友男爵藏

第十一圖 秦式古銅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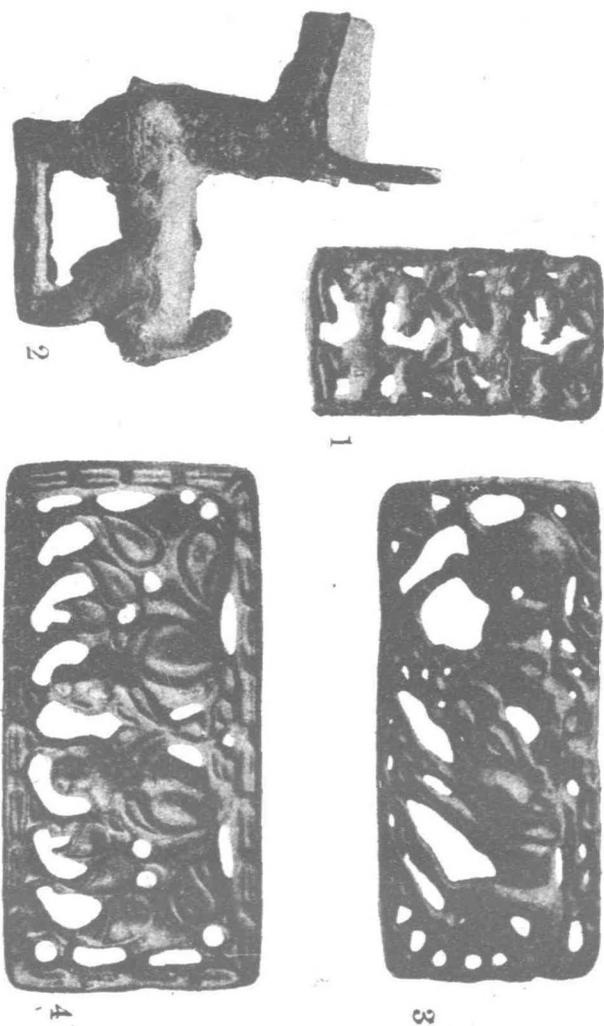


法人萬尼克氏藏



山西出土秦式銅器  
(上) 鼎 (下) 精圓鼎

第十二圖 北亞及中國所發見塞克提式的銅器



- (1) 透彫動物模樣金具 (2) 青銅獸形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藏)  
(3) (4) 西伯利亞米魯新斯克地方所發見透彫動物模樣金具



第十三圖 蒙古漢墓所發見的刺繡

俄國阿茲洛夫氏發見載於該氏塞格提美術一書中



外蒙古額格河北方古墳所發見的刺繡

日本關野博士著樂浪郡遺跡中所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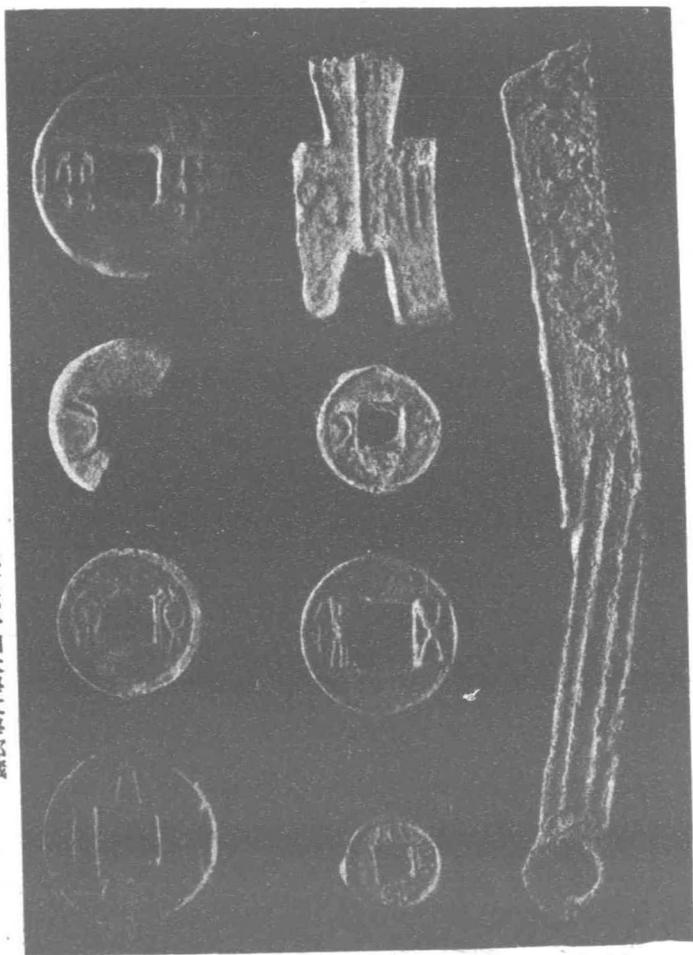
朝鮮樂浪古墳出土  
(左) 携壺



第十四圖 漢代古銅器

古墳出土  
(右) 鼎

第十五圖 東三省及朝鮮所發見的中國古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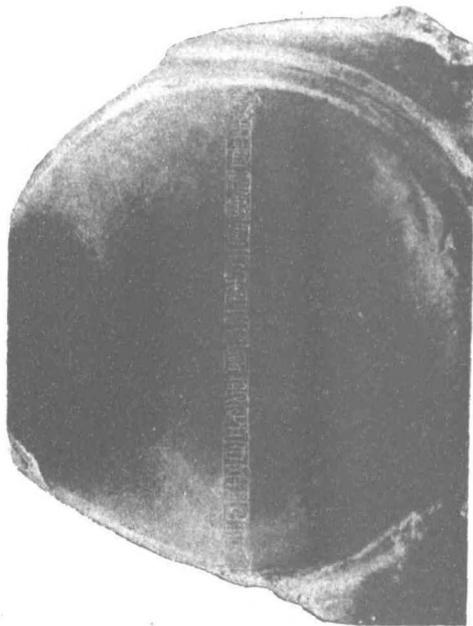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藏

(左) 1. 半兩 2. 明刀錢 3. 貨泉 4. 大泉五十  
 (中) 1. 方足布 2. 一刀錢 3. 五銖 4. 小泉直一  
 (右) 明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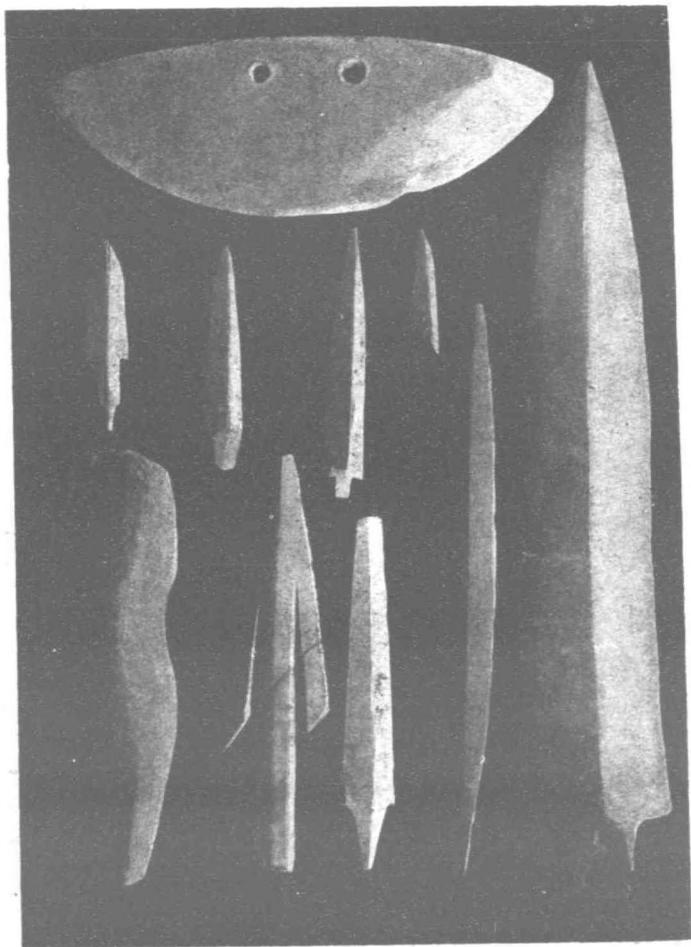
(左)金製應龍金具

(右)始建國元年銘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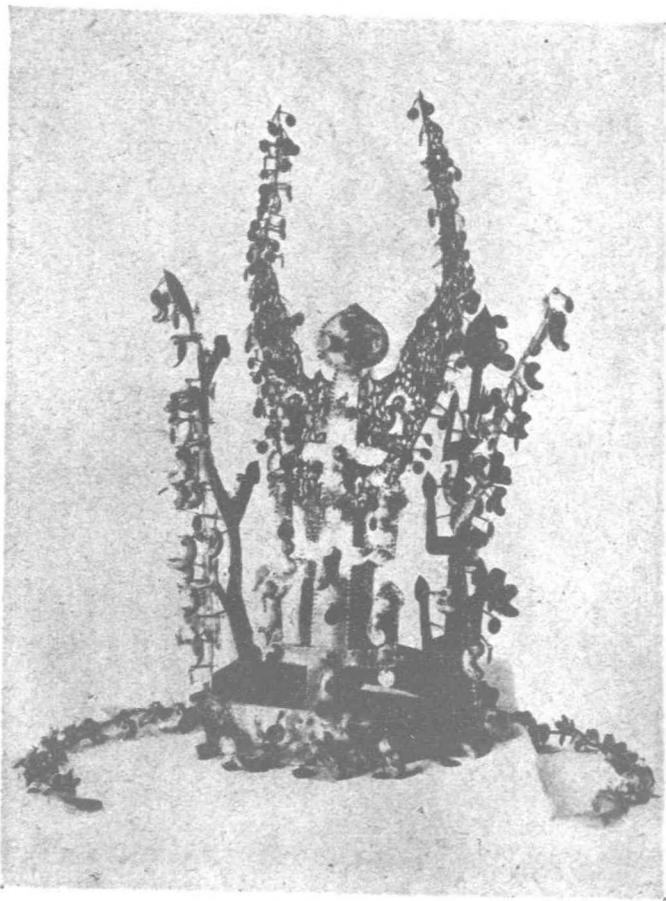
第十六圖 朝鮮樂浪漢墓出土的黃金帶留及有銘漆器

第十七圖 朝鮮慶州出土的新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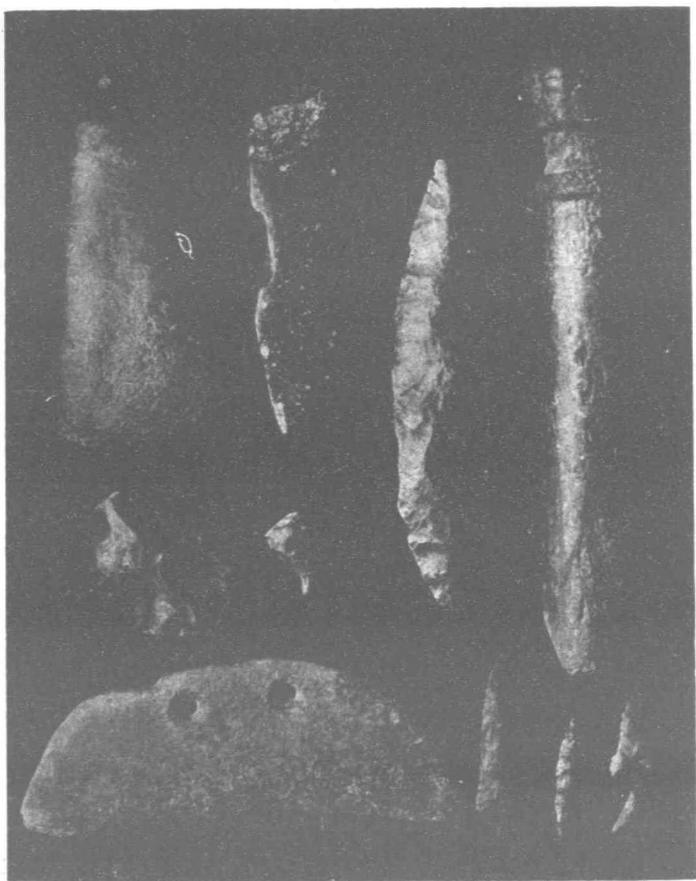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藏

第十八圖 朝鮮慶州新羅古墳出土的金冠



慶州金冠塚與其遺寶中所載

第十九圖 日本出土的新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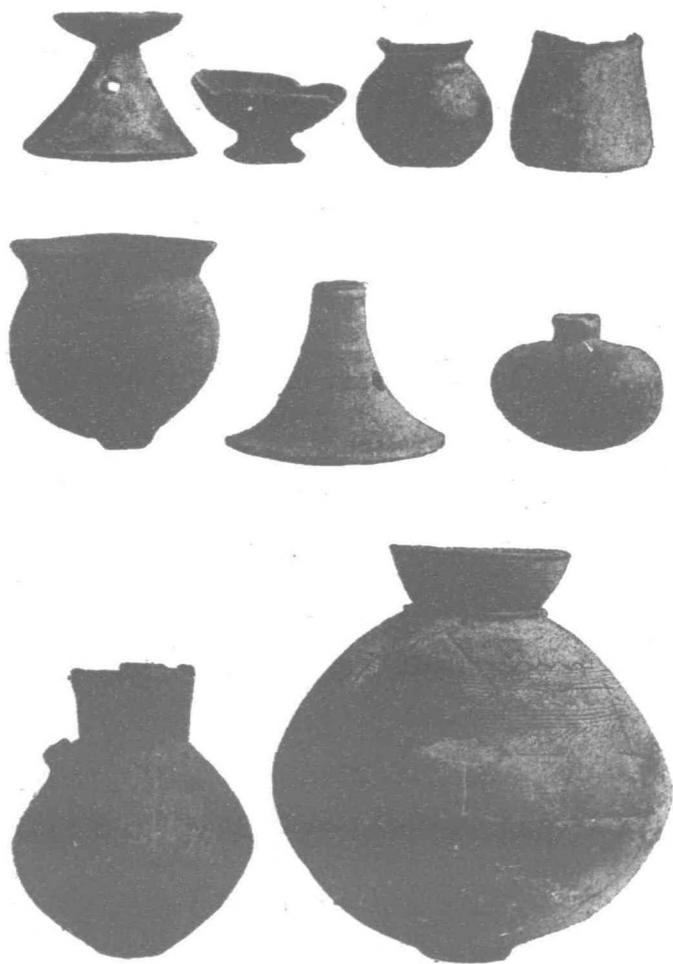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藏

第二十圖 日本石器時代的繩紋式土器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藏

第二十一圖 日本石器時代の彌生式土器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藏

## 原序

本書的內容，是昭和三年十一月在京都帝國大學的三次講演稿，曾經一度分載在歷史與地理的刊物上，今當單獨刊行之際，自有若干修訂之處，不過大體上，並沒有什麼改變。當時利用很多的幻燈映畫，幫助講演，現在擇其重要者一小部分，插入本書，以增興趣。像這樣廣泛的問題，固然不是短時間的講演和小冊子的論說所能完全解答的，但是若要求精，有時反致易失要領；況且煩瑣的詮義，畢竟是專門事業；而一般人士所需的知識，不過是其成果和綱要，那末這一短短的篇幅，對於讀者，未必全無用處了。這便是答應刀江書院主之請，單獨刊行本書的緣故。本書篇末，復揭載日本文明的曙光一文，以作附錄，這是去年十一月史學大會席上的講演稿，和本文不無若干重複之處，但是對於補不足，述不及的很多，所以附錄在書末。再余輩研究的一端，另集在東亞考古學研究一書中，近將出版，好學之士，幸參照之。

昭和五年二月濱田青陵

原序

# 目次

一 序言·····	一
二 東亞的舊石器時代·····	三
三 中國新石器時代和其人種問題·····	七
四 彩繪土器和西方文化的關係·····	一三
五 殷墟的遺物和金石並用期·····	一八
六 中國青銅器文化的極盛期·····	二二
七 鐵器的使用和秦式的藝術·····	二六
八 塞克提文化和其影響·····	二九
九 漢代的文化·····	三四
十 漢代文化的東漸和南滿北鮮·····	三九

十一	南朝鮮和西日本的中國文化·····	四三
十二	原始日本·····	四八
附錄	日本文明的曙光·····	五一

# 東亞文明的曙光

## 一 序言

著者約在六年前，曾於類似的標題下，討論過同樣的問題。●後來蒐集雜著，纂入書中時，發見很多的新材料，不得不修正前說，所以附記，以後得有機會，再來發表。●因為這種關係，纔選擇這個題目來講，也許能夠惹起閱者的興味，並想利用這機會，修正前說。因此，本文和前論相同的地方很多，但也有不少的變更和增益，這是要預先聲明的。

試以中國為中心，和東方相接的朝鮮半島、日本羣島，在天然地形上，素來是三位一體，形成親密的文化團體，這是誰都知道的；不過對於這東亞的文明，是怎樣發生的，並且文化是從怎樣的途徑，波及這團體的各部以及波及的年代等問題，這是我們引為最感興趣的。關於這層，因為近來各



種自然科學、文化科學，尤其是考古學的進步，以及學者研究之努力，使這問題，漸漸得着解決，雖然希望圓滿的成果，還待將來的努力。但就是這樣的不充分，不透澈，已經逐漸能夠站在科學的立場上，獲得不少解決的端緒；關於東亞文明的曙光之研究，可以說牠自身已入曙光期罷了。有的是根據今日貧弱資料的假定說，須待以後豐富的證據，增其確實性，有的是過誤的推測，使論說自身前後衝突，但是正確的見解，卻在這端緒裏引出來。著者主要的論旨，是從考古學上，討論中心的中國，旁及朝鮮日本，所謂東亞文明的源流，基於今日學術上的造詣，應當怎樣的看法？尤其是關於著者自身的想像是怎樣呢？想在這裏，極無條理的說一說。

〔註〕● 大正十一年一月，在大阪朝日新聞上，連載數回。其後更集錄於朝日新年文集。

● 出於拙著百濟觀音中（大正十五年）

## 二 東亞的舊石器時代

人類文化自然發達的歷史，應當經過石器、青銅、鐵器三個文化時期，這不單是歐洲如此，就是亞細亞大陸，大體也是這種現象。固然有不經過青銅器的使用，便入鐵器時代的，這為變態發展。至於人類使用金屬以前，是以石為利器，從現今野蠻人的實際情形推測起來，殆無疑義。

中國在周漢金屬文化的發現以前，中國既非無人之地，那末造成牠的，應當是漢民族；換句話說，石器時代的文化，中國地域上，也存在着，這是誰都能推測到的。並且近來學術界的傾向，指人類初現地是在亞細亞大陸的高原，於是有多人想從中央亞細亞到蒙古的地域上，來探求牠，所以我們對於發現中國最古人類的遺物，更加希望了。從前的學者，大都求之於歐洲西部或其他地方；現在的學說，卻以沒有森林，乾燥，高原的中亞蒙古等地，說是人類的發源地，並為更古大哺乳動物的根源地了。例如美人奧斯本博士（Henry Fairfield Osborn），便是這說的擁護者，兩三年來，領

着探險隊到蒙古地方探險，又像安得魯（Roy Chapman Andrews）等學者，繼續獲得偉大的成績，讀者諒能記憶。這些探險的結果，雖然沒有發見人類祖先準確的遺物，但一致主張人類發源地在中亞地方了。總而言之，指定亞細亞大陸中相近中國的中亞，爲人類發源地的考證，我們是引爲很有興味的。●

但是除掉這人類發源地的問題外，關於人類文化最古階段中石器時代的舊石器時代，在歐洲各國，發見這時代的遺物，固然很多，但在中國是否存在，就不能不從事調查了。這舊石器時代，便是人類和已經絕滅或改變棲息地的哺乳動物共同棲息，專用原始不琢磨的石器時代。推想起來，至少在兩萬年以上的古代，不過足以證實這舊石器時代人類存在的遺物，直到數年前，在中國附近，還全沒發見。這雖然是著者以前的論文是如此說的，但是對於那廣大學術的未開地，將來的發見，不但不能否認，便在理論上，也不能言其必無。近來，一再接得中國附近發見這舊石器時代遺物的消息，真是不禁驚喜交集。

首先是在中國西北方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流米努新斯克（Minusinsk）地方，從一八八

六年以來，薩文科夫(Savinkov)第·倍(De Bay)等發見類似歐洲摩斯特林期(Mousterian)和阿利涅新期(Aurignacian)的舊石器，與其地層有共存動物的狀態，都是從其後一九二〇年麥哈特(Merhart)氏確定的。①其次，在中國綏遠省西部鄂爾多斯地方，一九二三年法學者桑志華、德日進(E. Licent, Teilhard de Chardin)兩氏，發見確實的舊象和犀等動物遺骨，似乎二者都是摩斯特林期或阿利涅新初期形式的石器，這是很重大的事件。②其後，安得魯探險隊考古專家納爾遜(Nils O. Nelson)氏，在戈壁沙漠中，更發見摩斯特林期的石器，並且說還有更古的阿卻林期(Acheulien)的石器。③(戈壁最後的發見品，著者昨年在紐約，承納氏許諾，親眼見及)這樣看來，因為最近的種種發見，我們至少可以說中國北部，在蒙古西伯利亞北方，有製作歐洲舊石器時代中後期摩斯特林或阿利涅新期石器類似品的人類，棲息於悠久的古代了。但是這些人類，不像舊石器時代前期人類的舊人種，顯明是屬於現存的人類(homo ricens)，不過不是漢民族的祖先，卻不明瞭。然而絕對的說是毫無關係，也是不敢斷言的。至於在日本朝鮮方面，雖然還沒有發見這時代人類的遺物，然在理論上，決不能說將來不會發見的。

〔註〕因手頭的參考書不多，姑將數種如下：

- ① Osborn; *Man Rises to Parnassus, Critical Epochs in the Prehistory of Man.* (1928)
- ② Merhart; *The Palaeolithic Period in Siberia;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Yenisei Region*, translated by Mac Curd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1928)
- ③ Licent et Teilhard de Chardin; *Le Palaeolithique que de la Chine.* (1928)
- ④ Nelson; *The Dune Dwellers of the Gobi* (*Natural History*, 1926).
- ⑤ Andrews;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 (1926)

### 三 中國新石器時代和其人種問題

中國舊石器時代的遺物，前面已經說過，是最近最生的事實；其次說到新石器時代，是怎樣的呢？這時代所發見的遺物，特別豐富，不單限於中國方面，就是在朝鮮、日本，也曾發見過，至於亞細亞及其他各地，更不必說，由此可知，牠分布地域的廣大了。關於這新石器時代的知識，從文獻上遺留下來的，固然很早，但是從考古學上計算起來，不過二十年之前，方才漸漸明瞭。例如勞菲爾（Behard Laufer）氏等，在陝西、山東地方所蒐集的磨製石斧之類（就中以有孔的石斧爲多），羅振玉氏從河南彰德殷墟，和骨牙製品一同出土的磨製石斧刀之類，更在遼東半島、旅順、老鐵山附近以及魏子窩等處，根據鳥居博士及其他學者的調查研究，使遺跡和遺物，較前更加明白；這都是主要的例子，而近年瑞典人安徒生博士（O. G. Andersson）更在奉天、河南、甘肅等處，發見新石器時代及由該時代到金屬時代過渡期的重要遺物；又納爾遜氏在蒙古戈壁沙漠中，和舊

石器時代物同時發見的新石器。這樣看來，可以證明新石器時代人類的佔居，是從中國中部直到西疆東邊各地的。

從科學基礎上來說，人類由使用石器到青銅器、鐵器，是分三個階段發達的，最初這樣主張的，是丹麥學者們，不過這裏引爲有趣的，早在中國漢代寫成的越絕書裏，載着楚王和風胡子（似乎是哲學者）的鐵劍問答，看來也含一種三時期的方式。風胡子說：在太古軒轅、神農、赫胥時，兵器用石製，黃帝時，用玉製，禹時，用銅，現在使用鐵製兵器了。因爲這個緣故，夏德博士（Herrig）和林泰輔博士等便把牠來證明中國有石器時代的材料了。固然，在這種議論的根底裏，或者潛藏着某種歷史的記憶，不過我們現在不能便拿牠作爲中國石器時代的證據。這除了根據實際的考古學資料，用科學方法來觀察外，沒有別的法子。試閱前述的越絕書文句，今日中國所發見的石器，固然是中國人祖先的使用物，但是這和我們從考古學上所見的，是否相同？都要調查的。

勞菲爾氏所蒐集的石器類，本非勞氏自身學術的發掘結果，所以很少有學術上的價值；不過根據勞氏所言，這些磨製石斧，是從中國人認爲周代古墳裏掘得的，其中有孔石斧很多，牠的形狀，

酷似周代所用圭的玉器，有的完全和圭相同，所以解釋這些石斧是中國人（即漢民族）自身所製作和使用的，乃當然的看法。並且除掉圭之外，還有一種叫做璧的圓孔板狀玉器，像林博士和夏德博士等所說，<sup>⑤</sup>不單可看作是使用石器的遺風，並且和後面詳述的河南殷墟發見石廚刀的製作形狀，好像都是金石並用時代之物，和骨鏃及其他骨角製品一同掘得，這亦是漢民族祖先的遺物，是很自然的見解。不過我對於勞菲爾氏一方承認陝西石斧等和玉斧的關係，同時對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存在，尤其是中國人石器使用時代的存在，又何故遲疑推測呢？真是奇怪！<sup>⑥</sup>

其次說到安徒生氏，他是實際調查遺跡，並且親行發掘的，所以就考古學上的結果論，安氏比較勞氏要重要得多。關於安氏的發見品，特別在次段裏詳述，例如在河南澠池仰韶村所發見的石斧中，計有有孔石斧、石環，半月形或長方形的石廚刀等等，都明顯是中國石器的特色，至於注意到和這些石器一同出土的土器，是以鬲形為代表的單色土器，這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特有物。這樣看來，持有這種文化的，自然是中國人祖先的原中國人（Proto Chinese）了。<sup>⑦</sup>

然而在接近中國邊境的山東和遼寧省等處所發見的石器，也和陝西的相同，是有孔石斧之

類，我想牠的全體，沒有何等特異的地方，但是在日本、朝鮮和其他太平洋沿岸所發見的許多有孔石廚刀，卻稍有特殊的現象，所以有些學者根據這理由，說這是漢民族以外的民族所殘存下來的。像鳥居博士等說這是從黑龍江附近直擴展到遼寧、山東邊界的通古斯族，即肅慎氏的遺物，那末從前佔居山東的嵎夷、萊夷等，畢竟就是這通古斯民族了。①這種見解，固有一種理由，但爲什麼在遼寧發見的有孔石斧等，和陝西各地的相同呢？並且掘得的土器，也和中國特有的鬲式土器相同。那末，說是通古斯族擴展到山東、遼東各地的，難道就不能承認是漢民族早就擴展到那些地方嗎？並且對於嵎夷、萊夷等文字，沒有拘泥的必要。居住中央的漢民族，對棲息在邊陲，從文化發展上落後的同種民族，便視作夷狄，這是數見不鮮的，因爲這種原因，所以著者對於山東、遼東的石器時代的遺物所有者，相信也是漢民族的祖先。換句話說，便是安徒生氏等所說的原中國人。著者這種推想，和通古斯族擴展到遼東半島或山東地方的分布情形相同，以爲漢民族在漢武帝征服各地以前，即古代有史之先，因爲人種的波動，這些地方，已曾擴展到；或者是兩人種的消長，在一進一退之間，形成人種的混合；那末，中國式有孔石斧和鬲形土器等所在地方的文化，說是和漢民族全無

關係，到底不能贊成。據著者推想，大體是漢民族的祖先遺存下來的。從彼等遺物上推察起來，可知原以狩獵漁撈爲生，作成小部落而居住的，不過到了後來，便逐漸的經營簡單的農業 (hoe culture) 了。那末，這新石器時代的年月，究竟始於何時呢？這固然不容易知道，但是依照一部分史家的信念，以爲這不是較新的事實，至少可以追溯到西紀前數千年之前。到了這時代終了，進入金石的並用期，那末便像後面所說，中央部大概可以看作殷代，在西紀前千五百年前後；至於邊疆之地，可以看作周末，在西紀前三四百年。

〔註〕<sup>①</sup> 有的學者，雖然在舊石器時代中間設置中石器時代 (mesolithic age)，但是我們對於現在的問題，不認有特別說明的必要。

① Lanfer, Jade. (1910) 和其他。

② 參照鳥居龍藏博士南滿洲調查報告 (明治二十四年)。八木榮三郎君滿洲舊蹟志，滿洲考古學。東亞考古學會編總子篇等。

③ 參看林泰輔博士從中國古代石器玉器而看漢民族 (史學雜誌第三十編)。

④ 參看濱田耕作有竹箴古玉譜中的中國古玉概說。

### 三 中國新石器時代和其人種問題

東亞文明的曙光

- ② 參照次段註中安徒生氏等之著書。

③ 鳥居博士南滿洲調查報告。

#### 四 彩繪土器和西方文化的關係

對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遺物，提出新的資料和新的見解的，前面已經說過，是安徒生氏所發見的遺物。查安氏發見石斧、石廚刀和其他石環之類與土器的地域，最初是一九二一年在河南澠池仰韶村，此後是翌年，在奉天錦西沙鍋屯的洞穴，最後是在甘肅青海附近，發見特別多。當時一同出土的，還有若干金屬器；安氏以為這些是新石器時代到金石並用時期之物，不過最有趣的，是這些土器，除掉黝黑色等單色粗糙土器之外，還發見許多在赤色上畫着黑色等模樣的彩繪土器（Painted pottery）。●單色土器，和東三省發見的石器時代的土器，或漢以前的土器等，沒有大差別，但是這彩繪土器卻不同了，形態很美觀，全體色調，也不像中國物，帶着西方趣味，初看很像美洲土人的土器。若是要在舊大陸上探求牠的類似品，例如美國彭斐萊（Panpholley）探險隊薛米特博士（Hubert Schmidt）在俄屬土耳其斯坦阿諾（Anau）地方所發掘的土器，或是

斯坦因博士 (Stein) 在塞斯坦 (Saisstan) 所獲得的土器，更若南俄的里波利 (Tripolije) 的土器，也很類似；其他像蘇撒 (Susa) 巴比倫直到東歐羅巴的羅馬尼亞、庫庫丹尼 (Cucuteni) 等處的彩繪土器，都認為有相同的趣味的。

那末這彩繪土器和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是怎樣發生的呢？換句話說，是隨着人種從西方輸入的呢？還是單單牠的文化技術是受西方的影響呢？關於這些問題的答覆，發見者安徒生氏，早已說出來了。他說這是沐浴西方各地出產彩繪土器的文化的原中國人 (Proto-Chinese) 在新石器時代，從俄屬土耳其斯坦的邊境，移入中國的新疆，然後入甘肅，而終於河南及其他各地，因此，所以有那種土器殘存着。反對此說的，有瑞典言語學者高本漢氏 (Karlgren)，提倡中國人在這彩繪土器的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國地方，製作鬲式三代土器，其後有西方的民族與所持彩陶文化一同流入中國。又據阿諾士器發掘者薛米特氏主張，以為這中國的彩繪土器在的里波利等物的西方羣，和阿諾蘇撒等物的東方羣之間，卻與西方羣類似；西方文化，是在新石器時代，從北歐和東南歐洲流入中國（包括日本）的。

著者除掉在中國北京大學見到安徒生氏的甘肅土器之外，昨年幸而得到瑞典京城，看見偉大的收藏，親聆安氏的說明；他把這時代分作六期，最後一期，就是與後面所說塞克提文化有關的時代，安氏的人種說，雖有若干見解不能承認，但在大體上，這中國的彩繪土器，是和西方有關係的；至於像弗蘭克福（Frankfort）氏，固當別論，不過多半的學者，對此似乎是信而不疑的。著者自身，也曾經把安徒生和高本漢兩氏之說比較過，以為高氏之說妥當。就是說中國人至少是從新石器時代，便居住中國地方，到了末期，因新人種侵入，把彩繪土器的文化傳來了。至於安氏和土器一同發見的河南、甘肅、奉天的人骨，據步達生氏（Davidson Black）研究，可稱為原中國人。那末這人種文化的流入，根本上，沒有變更中國人的血液，大概外來的要素，不久便被同化了。但是西方人種文化這樣的遷入中國，即在有史以後，也有一再流來的現象，恐怕這是有史以前人種的文化的波動，最顯著的一種。安徒生氏規定這彩繪土器的文化時代，在西紀前三千年前後，不過為時太古，不能憑信，至於牠的最終期，我想約當周末時候吧！

現在關於中國和西方的關係，附帶說一說。原來，流行於學者間的，是中國人種文化的西源說。

●傑拉克伯里氏 (Terrien de Lacouperie) 在半世紀前，已經提出漢民族的搖籃地，是巴比倫，黃帝統御巴克族 (Bak——百姓) 東征之說，或李希陀芬 (Richthofen) 氏的從西域于闐地方西移之說，更像十年以前巴爾 (Ball) 氏說巴比倫古居民蘇美利亞人 (Sumerians) 和漢民族是從同一根源分出來的，這種主張，大半是以言語文字的比較等來做論據的，以後來的漢民族，直接和西方歷史上的民族發生關係，這種論說從學術的見地論，理由很薄弱。但是中國人在人種上、文化上，和西方有密切關係一節，就是證之考古學上的見解，也是如此的。薩西博士 (Sayce) 等，兩三年前，在西北印度地方發見的原埃拉米特 (Proto-Eramite) 印章文字，雖然這和東亞文化沒有直接關係，但的確可以證明古巴比倫文化和印度西北地方的文化，有親密關係；至於牠的彩繪土器，也感覺着和中國所發見的有關。這樣看來，世界文化互有交涉，不但現今如此，在悠久的古代，東西已經發生關係了。

〔註〕● Ander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l. Geol. Surv. China, 1923) The Gave Deposit at Sha-Kuo-tun in Fengian. (Pal. Sinica, 1925);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Mem. Geol. Surv. China, 1925); Arne, 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 (Pal. Sinica, 1923)

- ① Karlgren; Andersson's Arkeologiska Sändier i Kina. (Litteris, Vol. I. No. 2)
- ⑩ Hubert Schmidt; Prähistorisches aus Ostasien. (Zeitsch. f. Ethnologie, 1924)
- ⑪ Davidson Black; Human Skeletal Remains of Sha-Kuo-Yun and Yang-shao teon.
- ⑫ 吳金鼎發掘新石器時代

## 五 殷墟的遺物和金石並用期

要確定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是始於何時，固然不容易，不過像前文所言，中央部從殷代起，便略略使用銅器，到新石器時代終了，就入金石並用期了。這種推定，是依照怎樣的證據呢？牠主要的是殷墟所發見的遺物。在河南彰德安陽縣小屯子一村落的附近，說是殷代盤庚以來的都城，著者於數年前，也曾到過。從明治三十二年時，便有遺物出土，但是比較能夠圓滿的介紹於學界，可說是中國考古學者羅振玉氏。

牠的遺物，計有石器、骨器、青銅器以及鑲刻文字的獸骨等。因為沒有經過學術的發掘，所以對於遺物層位的關係等點，很有些不明瞭的地方，不過總括的說，他給與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總算很有光彩了。這石器中，有長方形或直方形的石廚刀，以及石斧等。從牠的製作形式來看，像薩西博士所說，想像一方已經開始金屬的使用了。且在實際上，也有若干銅器破片之類出土。骨器中，有骨

鐵、骨筭之類，後者略類似埃及王朝以前之物。

引為最有趣的，是象牙、獸骨的裝飾品和白色土器，上面彫刻的模樣，和三代古銅器上的饗簋雷紋，完全是屬於同一系統。這白色土器究竟作何使用呢？固不待說，這是殷人日常的什器。不過這和新石器時代單式粗糙土器，和附着繩線紋的赤褐色或黝色的日常土器不同。推察起來，大概是王侯貴族所使用的，或是用於祭祀的特別器物（*objet de l'ind*）牠所以拿精良的白色陶土來製作，是代替象牙，或者這是使用銅器的原形，有這樣的種種主張。這裏避免議論的深入，和前述石器、骨器一同出土的少數青銅器，若是存在於同一層中，而相信此處是殷代的都城時，那末這殷代的時期，大約是西紀前二千二百年，至少能够推定中國民族的一部分，從新石器時代進入青銅器時代的文化了。

從殷墟所發見的物品中，重要的是鏤刻文字的獸骨，實際羅氏等中國學者注目此處的發見品，也是為這古獸骨的文字。這在牛骨、龜甲等的裏面，穿着孔，燃燒那個地方，在表面上發生卜字狀的裂紋，以供卜筮之用，首先是把占卜用的文字，刻記在骨上，可惜著者不能全讀，根據羅氏等的

研究，說牠主要的內容，是祭祀、田獵等事。藉此明瞭當時的宗教思想和種種社會生活狀態，這可說是中國古代史的最古文獻。並在這文字中間，配合于支而起了殷代帝王的名字，也能看到。②不過有學者說，這骨板上的文字，是簡單的線的文字，不像商周銅器上的銘文，是繪畫的，頗不自然。③以此為理由，並因其紀年法，疑心牠不是真物；④然而在埃及繪文字以前，最古的也是線的記號，若是看作和繪文字同時有略字存在，那末這些疑問，便毫無理由了。著者曾經實際到過發掘地，並且從近董作賓其人試掘的結果想像起來，斷定牠決非偽物。但是其後市場上有許多贗品出賣，也是事實。

總而言之，殷墟遺跡，在學術上，可惜還沒有充分調查，不過遺物的大部分，確是周以前之物，就是在牠的性質上說，也沒有什麼妨礙的。我們根據這樣理由，可以發見中國古典時代和先史時代的一個連鎖。關於這一點，殷墟的發見，比較薛立曼 (Schliemann) 氏對於希臘古典時代和先史時代成爲連鎖的最初大貢獻，好像是相彷彿的。

〔註〕① 參閱羅振玉殷墟古器物圖錄。林泰輔博士殷墟遺物的研究（東亞之光第十四卷）Maspero; La Chine

Antique. (1927) 第二章等漆器書。

- ① 濱田耕作中國古銅器研究的新資料，殷墟發見的象牙彫刻和土器（國華第三七九號）Hamada, Engraved Ivory and Pottery found in the Site of the Yin Capital. (Memoir of the Research Dep. of Toyo Bunko, No. 1, 1926)

② 內藤虎次郎博士王亥（讀史叢書）等。

③ 劉鐵雲氏鐵雲藏龜羅振玉氏殷虛契文字考，殷墟書契考釋等。又民國十六年在蔡元培氏下工作的畫作實氏，試掘時，於骨板三十點中，發見有文字的，計七百個。

④ 飯島忠夫氏中國古代史論（東洋文庫論叢第五）等。

五 殷墟的遺物和金石並用等

## 六 中國青銅器文化的極盛期

中國在殷代，似乎是從金石並用期到青銅時代了，這可以現在所述殷墟遺物來說明我們的推斷；至於這青銅器時代的文化，其後經過將近十世紀，到了周代，於是其文化，便盛極一時了。這在周代的古銅器上，具體的表現出來。●現在如其推定殷末周初是西紀前十一世紀，周末是三世紀時，那末中國青銅器時代，比較西方各國要遲得多，埃及新帝國，在殷代中葉已經滅亡，就是西亞述國，也到牠的末期了。不過希臘邁錫尼（Mycenae）文化的繁榮，自殷至周初，正當中國青銅器文化極盛時代，所以製作那樣古銅器，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有謂周代銅器不得一概皆為古物者，這是不知世界大局的謬見。

因為這樣，銅和青銅的使用，便發生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獨立發生的呢？一個是還是從一個中心波及中國的呢？關於這種議論很多，至今還沒有充分的研究，不過著者以為舊大陸至少是從

西方亞細亞的一個中心而傳播於各地的。像前述新石器時代一樣，很早便和西方文化發生關係。那末我們縱然今日還不能明知牠的徑路，但是可以說銅和青銅的知識，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固然，最初使用銅和青銅的知識是從西方傳來的，但是其後便在中國本土採掘銅鑛了。若是中國不產銅，不問何時，都要仰給於外國時，那末便不能看到那樣青銅文化的繁昌了。中國古代，南方吳國的丹陽銅山，是很有名的，並且青銅合金成分的錫，也多出在中國南部，這種狀態，對於製作青銅器都很適宜。

歐洲的青銅器時代，一般皆屬有史以前，至於中國，像前文所述，殷墟骨板上有文字，在周代尤其是末葉，才見比較豐富的文獻；這時代制度文物的發達狀態，不必單單根據考古學的資料，不過從考古學方面研究起來，牠文化發展的高度，可以根據精巧製作手法所示的銅器遺物，充分推察明瞭。固然，這和土器不同，不是日常生活的什器，在此便可預料一方成立如王侯貴族那樣的有力社會，已經確立祭祀宗教的儀禮了。這可說是和周禮記等文獻的資料相並行的文物表現。

到周代盛極一時的中國青銅器，在殷時已有若干表現，這在前文裏，業已說明，不過殷（商）

銅器，其間究有差異與否，我等以不得明瞭為憾。然而和周末到漢代所作的比較，卻極端的不同；牠器物的形式紋樣，以周為中心，形成一個完全的式樣，毫無遺憾的發揮中國固有的特質。就是說在新石器時代的高形土器，現在翻作銅器的形狀，一方洗練而成鼎形，他方復將與甑結合的甗之土器（從魏子窩出土）<sup>①</sup>而改為銅器，他如尊、敦、卣、匜、鍾種種有特徵的彝器，相繼出現。就中著名的如中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以及日本住友男爵等的收藏。又像原屬端方所藏而現在紐約的陝西寶雞出土的柶禁一具，或如近年河南新鄭和孟津發見的銅器之類，都值得特別注目的。施於這些銅器上的紋樣，和那殷墟的骨片，及白色土器上所見的，完全是同樣的動物紋，顯示了充分的發達。關於這動物紋（animal style）的起源，像後面所述，也有學者以為和西方有關係，但是這種特別的發達，除掉中國周代，沒有見過，所謂饕餮紋，虺龍紋之類，又其地紋，特別愛用雷紋。有人以為饕餮或含辟邪意義的邪視（eye lix）<sup>②</sup>，但是據著者想像，牠的起源，恐怕是人面模樣；至於虺龍，固不待說，是爬蟲類的模樣。拿這些模樣做各種銅器裝飾之形，周代文化和趣味，完全印入我們的腦帶了。

(註) ● 參閱考古圖、傳古圖錄、四清古鑑等中國酌著錄以及記錄住友男爵所藏的泉屋清賞和續方的陶齋吉金錄等。  
● 參照東亞考古學會編 魏子。

## 七 鐵器的使用和秦式的藝術

中國自周末起，漸用鐵器，到了漢代，似乎完全進達鐵器時代了。關於這種推察，固然沒有確證，不過從文獻方面看，是這樣的。縱然不信漢代鐵器，有立刻代替銅器的理由，然而因為鐵器出現，影響銅、青銅的價值，同時，中國到春秋戰國之世，思想解放，關於哲學和文學方面，有驚人的表現，可劃為另一時代；但是在平和產物的藝術方面，卻不得不想像牠逐漸的墮落了。即使不然，至少漢代從古典藝術崩潰直到完成新藝術為止，是繼續墮落衰頹的狀態的（其時一般青銅的品質，劣而且薄）。我們對於這種過渡時期，本可不必另加特別的名稱，如若勉強加以名稱，反覺不妥，不過歐羅巴的學者們，有拿「秦式」一名名之的。我們從來是把牠附論在漢代之末，或歸入漢代中研究，但因近時獲得比較豐富的資料，往往有區別秦代遺物的必要，所以不得不討論一下。

其中主要資料之一，是數年前法國古董商萬尼克（Wannick）氏在山西大同附近李圩

村（譯音）丘陵端，從城壁內部（聽說也有漆器片出土，所以可說是墳墓，或是祭祀，或是隱匿），發見二十餘點銅器類。相傳這是秦始皇卽位第二十八年，巡狩各地，祭祀山川時之物。其器形紋樣，介乎周漢之間，正像秦物。著者很幸福，昨年在巴黎，得親見的機會，牠樣式的大體，不如看做漢銅器，其上所施的紋樣，比較周式惡劣，是一種變形雷紋的平板表面裝飾，完全沒有像以前那樣有凹凸的浮彫式，因為確是周漢間過渡期之物，所以稱為秦式，似覺毫無不妥之處。●又因唱導了這秦式的主張以後，所以有人把從來極古的漢鏡，在一種薄鏡上附着淺顯的變形雷電紋的一類，現在也歸併一同研究了。無論如何，說牠是周漢間物，是沒有異論的，而銅器中的式樣分類，也在這數年間，逐漸的精密，這是很可喜的現象。

本來，秦由西戎之國而起，其人種和文化，皆與西方的蠻族，有深切的關係。但在秦的勃興，在周末戰國時代，這時，中國政治組織已經崩壞，而西方北方的民族，洶湧侵入中國，這是可以想像的事實。不過戎狄的侵入，雖然屢次發生，中國文化因之破壞，然而同時，中國民族輸入新血液，使中國得了新元氣，重復振興，這是不可否認的。因為這種關係，所以從這時起，就是在服裝上，也把北狄的胡

俗，傳播到中國；若胡服，因行動方便，盛行一時，從六朝以來，風靡於中國了。這時北方民族風俗的革帶、馬具及其上附屬的器具帶鉤之類，把施於其上的意匠，一同輸入中國了。牠從周未經秦到漢代（或其以後），雖然沒有搖動中國文化的大勢，但是形成一個顯著文化的藝術的要素了。關於這影響中國的北方民族之文化，近年西洋學者很有研究，著者前年還沒有論及，所以現在想稍爲說一說。

〔註〕① Tizac: *L'Art Chinois*. (Paris, 1928) 等。

## 八 塞克提文化和其影響

從周末漢初顯著影響中國文化的北方民族，大都是土耳其民族，彼等自身原無特有的文化，不過對當時行於亞細亞北部的伊蘭系統文化，沐浴得很濃厚的。這種文化，總稱之曰塞克提（Seythian）文化或塞克提·西伯利亞文化。關於這文化的根源地，還沒有充分明瞭在何處，就現今知道的說，約在高加索山和黑海北方的乾草原（Steppe）地方；換句話說，便是在南俄、西亞的頓河（Don）和聶伯河（Dniéper）流域地方。根據近年羅斯托甫采夫氏（Rostovtzeff）等熱心研究的結果，說至少從紀元前數世紀前到紀元後一世紀頃，此地發達一種青銅文化，佔有其地的民族，雖然代代變動，但是牠的文化是一貫的，特殊的，這種主張，我們沒有理由可以否認牠。●這裏在古代新石器時期，作為表徵的是和甘肅彩繪土器相似的彩繪土器，所謂的里波利（Tripolie）文化所在之處，其後伊蘭地方的文化北漸成爲希臘人所謂金麥里人（Cimmerians）的

時代了。接著爲塞克提人 (Gythians) 的世界，但是西方希臘文化的影響和其殖民，卻顯明的在此地認出來。從紀元前二世紀時起，佔領此處的，仍舊是和塞克提同種的撒馬提人 (Sarmatians)，便直到羅馬時代；從來學者，關於影響這塞克提人國家的希臘文化，是引爲注意的（在克里米 Crimea 地方古墳的發見品中，以黃金製品特多，並且可以明認是受希臘藝術的影響）。因此，近時所唱導的，以爲彼等中間所存在特殊的文化藝術，未必便能貶牠是野蠻或未開化，確有一種特殊的價值。

以塞克提人作中心的文化，因其根源是發於伊蘭文化，所以和巴比倫地方西亞地方的文化，具有深切的關係，不過很多是產生於彼等游牧生活之中。一言以蔽之，一種動物式樣 (animal style)，特殊發達在這塞克提·撒馬提的藝術裏。其所裝飾，如馴鹿等動物之屈足而跪，或猛獸噬馬等之動物爭鬪圖，又如動物的頭部和其他的腿腳，皆愛用爲紋樣之要素，此點是很可注目的。羅斯托甫采夫氏等以爲中國商周古銅器上的饗饗、虺龍等動物紋樣，也和這塞克提藝術有關係，至少是同出於伊蘭藝術的母胎。這是頗可傾聽的學說，但是賴涅克 (Reinecke) 氏的見解，卻完全

相反。認為以前塞克提藝術，是受中國的影響。著者對於羅氏一派所說的周代銅器的動物紋樣，直接和伊蘭或塞克提有關，很難贊成。總之，動物紋樣和幾何學的紋樣相結合，其方式大體是類似的，不過各要素未必一一相似，中國的動物之形，全然模樣化，說是出於比較寫實的伊蘭塞克提的動物樣式，似乎應當一步不亂的說明牠中途的階段。否則轉眼看到大洋洲方面野蠻人所作的木器彫刻等，富有同樣趣味的紋樣很多（墨西哥的馬耶（Maya）藝術，也很類似），如其照說者主張，那末一切都不得不歸納到伊蘭藝術的一源了。所以著者以為中國的動物紋樣，好像這大洋洲野蠻人的木刻等，在相同的階段上，但是看到極端發達的一例，未受現在塞克提等的影響，主要是中國人獨自發展的，這樣解釋，似乎比較穩當些。

著者僅不認商周時代古器是受塞克提文化的影響，至於從周末到漢代，北方民族的塞克提·西伯利亞藝術，顯著的影響中國，著者並不躊躇的承認。其中一個顯例，像在中國發見的帶鉤裝飾，馬具透彫裝飾等，總是帶着塞克提式的動物樣式，尤其是獸類的爭鬪或交錯的紋樣之類。元來這些馬具、革帶等的使用，是從北方輸入中國、朝鮮的，所以牠藝術樣式也隨着輸入，這是自然的現

象，況且牠特殊模樣的相互一致，終不能說是偶然符合。又這裏有一件有趣事實，不能不說的，是一九一二年俄國柯茲洛夫（Kozlov）氏在外蒙古色楞格河（Selenga）上流地方的古墳中，發見的遺物。就中墓室裝飾所用的刺繡，固很精巧，不過就牠殘存的模樣來看，確有塞克提式的動物和希臘的要素，並有中國的分子在裏頭。①又有漆杯，和起源中國而在朝鮮樂浪發見的，紋樣完全相同。其上也有前漢建平五年（西紀前二年）的年號，②其他中國文化藝術，證明當時及到邊疆的材料不少。所以著者以爲從周末到漢代，北方民族的塞克提·西伯利亞藝術，東漸南下，在不根本變革中國文化藝術的程度上，給與牠顯著的影響，而各種的社會生活——包括衣服、武器及其他——也發生不少的變化。同時，一方在相等的程度下，中國文化藝術，也有追蹤傳播於西方之感，不過這和現在著者討論的目的相反，所以讓有別的機會再說（又塞克提·撒馬提藝術，影響到斯干底那維亞（Scandinavia）峨特（Gothic）式等西歐藝術的，也很顯明）。並且在漢代影響中國的，不單是這塞克提·西伯利亞系統的文化藝術。或經中央亞細亞，或經南海，而受其他西方文物的影響。關於這層，在次段裏說明。

- (註) ● Minu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1918) Rostov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Oxford, 1922) Boroyka; *Scythian Art*. (London, 1922) 等。
- 除去羅茲洛夫的俄文報告外，還有 Yelts; *Discoveries of the Kozlov Expedition*。
- 對於這年號的解讀，極原末治君在訪俄之聲貢獻之聲很多。

## 九 漢代的文化

行於周末的鐵器，到了漢代，差不多完全代替青銅器了；我們看了漢代古墳——例如朝鮮樂浪的古墳——所發掘的結果，便能明白。固然，對於利器以外的器物，雖在漢代以後，還是常用青銅的（利器中的鏃，雖到漢代，爲鑄造便利計，還用銅鏃）。漢代中國文物，非常發達，有豐富的文獻，不但文學、哲學、史學等精神方面的造詣，就是在造形美術方面，從前除掉像古銅器的工藝作品之外，多不能知道。到了這時，我們至少又可認識建築、彫刻、繪畫方面的遺物了。這固然是當代美術產物的極小部分，不過是殘留在副葬明器上的一個片影。例如山東省的孝堂山，武氏祠的石闕祠堂，以及四川省和其他地方的石闕、石獅之類，那種雄偉動物的立像，不但能夠窺知在浮彫或線刻上所現對於造形美術的努力，並且建築上的斗拱制，已明示和日本法隆寺所殘六期式的特徵，屬於同一系統的空想形式（fancy form），同時，可知中國、日本等建築，支配其後二千年間長年月而一

貫的斗拱等法式，當時早已完成了。●又如銅器的工藝品，次第脫去周代的傳統，形式也清楚，紋樣也不像從前遍及表面全部，而祇用在局部了；牠的要素，避免很多的動物紋，採用幾何學的紋樣或渦雲紋、植物紋之類了。又到了近年，疑其好像後世作品的，竟能做出驚人的金銀寶石等象嵌的精巧細工。羅斯托甫采夫氏認為這些是受撒馬提藝術的影響。●

像這樣藝術上的大變革，和有趣的大變動，究竟是爲着如何的原因惹起的呢？固然可以說這是基於周末以後漢民族自身所釀成精神上的變化，但是促進誘導牠的，不能不認爲是受外國文化的影響。前文述及，從周末起，已受塞克提·西伯利亞文化藝術之波，確也是有力的一個因子，不過此外還得認有幾多西方文化的要素呢。到了漢武帝之世（西紀前一世紀）發輝國初以來蓄積的勢力，威震四方，大大的試行民族的擴張。固然這是周代以來人口繁殖和內部文物成熟的結果，並且不過是有史以前常行的民族之擴展，但是這漢武帝時的勢力膨大，才能說是有史以後初次之人種的文化的大擴張。其勢力西至中央亞細亞的西域諸國，南至印度支那地方，東由朝鮮半島擴展到其西的日本（前述外蒙古古墳的遺物，也能證明這事）。結果，一方使中國文化波及這些

地方，同時，這些地方所行的文化和經過這些地方的他國文化，也都流入中國，這是自然的趨勢。武帝時，派遣到西方的軍官中，有到中亞大宛國（Fergana）的武師將軍李廣利。固然，他除去軍事的目的外，還負着文化的使命，像拿那汗血馬（Turkoman horse）歸朝的，便是一個代表的例子。這是改良中國馬種的，其他負着更重要的使命的，便是張騫。他目的在根本覆滅中國北方大敵的匈奴，而和佔據在印度北方的大月氏同盟。不幸他這策略失敗，於是他把旅行所至的中亞諸國文化，介紹到中國來，這是要歸功於他的。

以大夏（Bactria）為中心的中亞諸國，因那希臘馬其頓（Macedonia）亞歷山大王遠征的結果，使伊蘭、波斯的文物，受着希臘文明的影響，成了所謂希臘主義（Hellenism）了。這種希臘、波斯的文化藝術，隨着張騫遠征的交通，其後逐漸流入中國，其狀勢不難推察的。在歷史的記錄上，相傳李廣利的汗血馬和張騫的葡萄（葡萄一語，說是從希臘語 Gorpos「普托格斯」來的），皆為該地的土產，實則尚不止此，從大夏以及中亞諸國，如羅馬領土的大秦（即敘利亞），也漸漸的影響中國文化了。這葡萄的原產當在美索不達米（Mesopotamia），牠和伊蘭地方的動物紋相

結合，已經在薩山波斯瑪希他 (Maschata) 宮殿石壁上的紀念物 (monument) 殘留下了。牠一面輸入希臘羅馬，一面經由中亞而入中國，從六朝之末，便有像唐代的海獸葡萄鏡出來，傳入日本，是奈良朝。⑤ 因為這些影響，所以我們看到漢代文化藝術，已有大變革，並無錯誤。其中發生重大結果的，是從大月氏到後漢頃輸入中國的印度佛教。這對於今後東亞精神界的影響，實在是一種劃期的事實，毋庸贅述；至於其影響，根據著者今日題目的範圍論，不如說牠屬於以後的時代，所以暫時不提。不過大月氏居印度西北方，受着希臘美術的影響，於是發達一種乾陀羅 (Gandhara) 的希臘佛教美術，而當初輸入中國的佛教美術，也含着希臘的要素。⑥ 所以在日本古佛教美術上，也能看到若干。自從近年德、法、俄、英等國學者探險中亞土耳其斯坦地方的結果，於是這美術傳播的途徑，很明顯了。

〔註〕⑤ 參閱野貞博士 山東省墳墓的表飾 (東京帝國大學紀要) Chavannes; Le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et Ségolini; 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 拙稿中國漢六朝式建築和法隆寺建築的樣式 (內藤博士還曆祝賀中國學論叢)

⑥ Rostovtzeff; Inlaid Bronze of the Han Dynasty. (Paris, 1927)

- ⑩ Hirth, Fremde Einflüsse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 華僑歷史文獻叢刊 (國譯)
- ⑪ Foucher, 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ara. 見 Grünwedel-Burges, Indian Art.

## 十 漢代文化的東漸和南滿北鮮

前漢武帝時代，漢民族人種的文化的擴張，不單是漢民族有史以來的事件，就是在東亞文化史上，也是重大的事件。從遼東半島佔居朝鮮半島的漢民族，和通古斯族等混合而成的民族（其中以韓民族為主），更有據日本羣島的日本民族，僅由周末，略受金屬文化，故全體猶在石器時代的長夢中，至此於是移植金屬文化，歸入中國文化的圈內，而為歷史時代的民族了。著者以為這在東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絕大事件。現在先就和滿洲連接的北朝鮮，一述其狀勢。

像前面所說，東三省在石器時代，已是中國人的殖民地，推行其文化，爾後中國中央文化發達，牠卻退落下來，仍彷徨於石器時代，到了東周之春秋戰國，又有文化流入，於是成為漢代移植文化的素地了。例如北由奉天附近，南至大石橋、瓦房店、熊岳城、貔子窩、金州、旅順、營城子等處，發見明刀、方足布等東周的錢貨，便可明白了。

但這遼東半島完全是沐浴於漢民族文化中的，到了金屬時代，復以武帝擴張勢力的結果，遂成漢的一郡，後來竟大規模人種的移來，主要是遼陽以南，都中國化了。例如烏居博士、島村孝三郎氏、八木柴三郎氏，以及著者等所調查遼陽、熊岳城、旅順的貝墓、甌墓、石棺、石室等，不外就是這個結果的遺物；其中同時出土的，有五銖、貨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從前漢直到王莽時代的錢貨，和漢式鏡、漢代明器、泥像、漆器、銅器之類，爲數很多，這種事實，勝於雄辯。●並且古墳中特別顯著的，像著者所發掘旅順南山里刁家屯的五寶甌墓和營城子的甌墓。●又除古墳之外，像東亞考古學會原田淑人君以及我等所調查的旅順牧羊城，是一種很有趣的遺跡；昨年發掘的魏子窩管內碧流河畔的遺跡，是從石器時代到周末漢初的居住地；在石器時代，有埋葬墓及與安徒生發見趣味不同的彩色土器。此其屬於周末漢初的，是明刀、方足布、半兩、一刀錢等以及陶、瓦等物。這些重要遺跡，就是明示遼東半島從武帝以前起，已經深溶於中國文化中，作成武帝以後漢民族殖民地的根柢了。●

北部朝鮮的狀勢，大體和南滿洲相同。此地主要也是通古斯族和中國人等混合民族，牠古昔

具有石器時代的文化，可以平安南道和其他所發見的石器土器來證明，大概和東三省地方所傳的文化，同一色彩。殷末箕子，雖有殖民到北鮮的傳說，但是現今不能用考古學來證明。及至周末，便可根據平安北道寧邊發見的明刀等來證明牠的交通痕跡，於是海東漸次溶於中國文化中了。在這素地之上，中國文化大大的移植前來，到漢武帝時，即從紀元前一世紀時開始，朝鮮北部，變成漢的四郡，而歸入中國版圖了。

這樣一來，北朝鮮從石器時代或金石並用期起，便一躍和鐵器時代優秀的漢文化接觸。這漢文化移植的紀念物，殘存到今日的，如平安北道平壤附近，爲樂浪郡故地，有幾多古墳或土城，又如黃海道鳳山郡，爲漢帶方郡故地，有帶方太守張撫夷之墓等。尤其是從樂浪遺跡出土的樂浪太守章、朝鮮右尉結蟬長印、尉郎長印等有文字的封泥，以及作爲古墳副葬品的銅器、漆器、玉器、鐵器等精巧物，根據關野博士、藤田學士、原田學士等發掘所見的，在漆器上裝飾着驚人的優秀繪畫，上刻前漢始元二年（西紀前八五）到後漢永平十二年（西紀六九）等年號，這在中國本土還未充分舉行學術調查的今日，是中國文化研究上重要的幫助，漢代文化是怎樣發達，完全告訴我們了。

②並且經過法國學者的手，在中國南方交趾支那發見漢式古墳，和在東三省朝鮮的相同，便可證明中國文化也會同樣的波及到那方面。③

其後漢代政治的勢力衰退，北朝鮮的朝鮮民族漸得勢，建設高句麗國。但是牠的文化，仍完全吸收漢及三國六朝的中國文化，不過略帶些地方色彩罷了。像那平壤西方江西、真池洞等高句麗古墳所殘存的優秀壁畫，便知漢六朝的美術，怎樣的輸入朝鮮了。事實告訴我們，在相距石器時代數百年時候，高句麗的治者階級，至少已經採用和消化中國高度的文化了。④

〔註〕 ① 鳥居龍藏君南滿洲調查報告，八木柴三郎君滿洲考古學等。

② 淺田刁家屯的一古墳（東洋學報第一卷），同南滿洲考古學的研究（同上第二卷）。

③ 東亞考古學會編 魏子高（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一冊），關於牧羊城遺跡，豫定在最近的將來出版報告。

④ 關野貞博士 朝鮮古蹟圖譜，同樂浪郡的遺跡（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特別報告第四冊），原田淑人 田澤金吾 君樂浪（近刊）。

⑤ Parnonier 氏論文（法國遠東學院報文）。

⑥ 關野貞博士 朝鮮古蹟圖譜等。

## 十一 南朝鮮和西日本的中國文化

北朝鮮既然這樣受着中國文化的波及，結果，完全包入中國文化的圈中，那末其時南朝鮮的情形便怎樣呢？此地也是通古斯族從北侵入，大概其中亦混合着中國民族和印度尼西亞族，從這些混合的成分而成的韓民族，佔據該地。史傳中所謂三韓者，就是這些民族的集團，其中日本民族的血液，也是一個重要的因子。根據南鮮各地所發見的石器，可以證明彼等亦具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這些石器中，有鑿形石斧和石廚刀，有從日本西部出土的，有從平安南道發見的，又如石鏃，乃係磨成，這和遼東半島傳至朝鮮西北的，屬同一系統，這是日本罕見的。根據這些事實想像，石器時代的滿洲和朝鮮，縱然人種的成分有些各別，但是其文化，恐怕是屬於同一系統的。●

中國文化之流入朝鮮南部，或許比較朝鮮北部及遼東半島要遲些，不過從周末起，已有若干交涉，例如從全羅南道的康津出土的明刀錢看，便能明瞭；到了漢代，逐漸顯著，像慶尙南道的慶州、

永川、入室里附近發見的銅器，便能窺知；<sup>①</sup>但是文化相的全體，並無變更，南鮮依然還是逡巡於石器時代末期或金石並用期內，這一點，我們從慶南金海貝塚掘得王莽貨泉和多數骨器與少數石器、鐵器，<sup>②</sup>便能瞭然。在前後漢之際，南鮮文化階段，恰和中國中央部，千年以上的殷代相同。南鮮顯受中國文化的感化，是三國到六朝時代以後之事。像那慶州新羅古墳的遺物，便是證明這事的一大紀念物。從大正十年，偶然發見金冠塚，<sup>③</sup>接着發掘金鈴塚和金鞋塚，至瑞典太子來遊時，發掘的瑞鳳塚等，塚中出土的六朝式忍冬模樣或蓮花紋的有柄香爐，唐艸模樣的有帶金具、腰佩類等等，都明示着無可疑慮的年代。這種唐艸模樣，本來起源於阿爾泰、伊蘭地方的文化，從西伯利亞擴展到東歐，就是在阿爾巴尼亞（Albania），也看見幾乎相同的有帶金具，足證文化移動的有趣事實。著者不禁想像朝鮮除受中國中央的文化以外，還有不經中國直從北方亞細亞流入的塞克提·西伯利亞文化。並在以上古墳內發見玻璃器等，這不待說，是西域交通的結果而傳入中國的。可見南鮮受中國六朝的文化非常濃厚，同時，也有日本文化的痕跡。關於這一點，在後文敘述，總而言之，道慶州古墳中遺物，很多是黃金細工之品，和那南俄塞克提酋長墓同樣，好像告訴我們這南鮮的

貴族王者，好尙奢華了。要之，朝鮮南部所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比較北部要遲些，更大的發揮地方色彩，自六朝到唐代，便投入在中國文化圈裏了。故到了六朝，就和北鮮並肩發展，而成三國鼎立的形勢。

其次說到西日本，也正和南朝鮮的途徑相同，雖然是受中國文明的影響，但是足證漢以前和中國交通的遺物，比南鮮更少。例如備前三原町附近出土的明刀錢，似乎是不正確的事實，再除從琉球貝塚發見的報告之外，恐怕漢以前的銅器，尤其是和中國南部的銅器有關係，想像牠是在日本變化而造成的銅鐸，僅發現於近畿、東海等處，至於在九州發見的漢代物，有漢委奴國王印、漢式銅劍、鏡、玉璧等，又像九州山陰出土的王莽貨泉，除中國史籍所記之外，可以考古學的遺物，證明其交通。好像牠和朝鮮的交通很多，不過和中國領土的交通也存在，這是穩當的推測。但是這些貨泉，因為和石器末期與金石並用期的遺物一同發見，所以說西日本在王莽時代（即西紀一世紀時），大體上，石器時代已經告終，因受這漢文化的影響，纔能進入金屬時代文化的黎明期。這一點，不能不說是日本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劃期事件。然而這漢文化是鐵器時代之物，所以縱然有銅劍等類

的輸入，但是大體上，是鐵器時代的文明。所以日本和南朝鮮地方，從石器時代便一躍而入鐵器時代了。

從漢到六朝，牠和中國的交通，逐漸頻繁，這就日本古墳中發見很多漢六朝鏡的事實來論，是勝過一切的雄辯；至於其交通，不經南朝鮮，想是直接的。其理由之一，是南朝鮮很少見日本古墳中出土的漢六朝鏡，並且可以從中國歷史書籍中察得。據三國志載：魏明帝於景初二年贈刀鏡與倭女王卑彌呼；又同書於廢帝正始元年，亦有同樣之事；再據宋書允恭、安康、雄略都曾遣使至南朝之宋，或即因此輸入當時中國南朝之鏡的。並且此外間接從朝鮮流入的中國文物，也是很多，其中最大的，是文字和書籍，其次是佛教。這樣看來，輸入中國文化，除掉經過朝鮮之外，還有直接輸入的事實了。例如在中國罕見的黃金耳飾和一種環頭的大刀，或係塞克提·西伯利亞之物，或與中國藝術不無關係，也可說牠是朝鮮化的物品。

如前所述，在南朝鮮民族中，混着不少日本人的血液，三韓中的弁韓，在任那地方（洛東江沿岸）尤其如此。以人種的因緣作基礎的，是半島上日本根據地的任那。新羅（舊辰韓之一部）也和任

那沒有大區別，所以就某點來說，南朝鮮的人種，和西日本無大差別，就是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可以說是一個文化團體。牠最確實的證據，是這些地方古墳的構造內容，很多一致之處。並且這不僅是任那地方是如此，就是全羅南道（舊馬韓）一地，也有九州常見的大甕式棺和埴輪的豎物等，其墓內遺物，亦和新羅任那無大差，這些都是根據谷井氏調查而明白的，因此可以證明西日本和南朝鮮關係的密切了。

- 〔註〕
- ① 濱田耕作、梅原末治、金澤貞塚調查報告（大正十一年度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報告）等。
  - ② 藤田亮策、梅原末治、小泉顯夫君南朝鮮漢代之遺蹟（同上大正十一年度報告，第二冊）。
  - ③ 濱田、梅原、金海貞塚調查報告（同前）。
  - ④ 濱田、梅原、慶州、金冠塚及其遺蹟（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特別報告，第三冊）等。
  - ⑤ 高橋健自博士編朝鮮銅劍之研究等。
  - ⑥ 濱田朝鮮之古蹟（考古學雜誌）關野博士朝鮮古蹟圖譜等。
  - ⑦ 谷井濟一君朝鮮總督府大正六年度古蹟調查報告。

## 十二 原始日本

以上敘述南朝鮮和西日本的關係，及漢代以後，文化流入這些地方的情狀。依照敘述程序此後應當考察南朝鮮民族和日本人的人種，在未和中國文化接觸以前，是怎樣的狀態？

關於日本民族人種的位置，異論頗多，不過在學術上，大體還能達到不可變動的結論。這和一般的動物界、植物界情形相同，大概日本人種是混合南北種族而成的；北方系的人種，便和今日殘存的蝦夷人種具有同一特徵，南方是馬來印度尼西亞族的要素，另外加上中國民族和朝鮮民族的血統，而形成一個島國的混合民族。

固然，這樣人種的混合過程，從有史以後，直到今天，還在繼續進行着，不過大體說來，倭奴人種和南方馬來人種的混合，為時很古，大概這便是造成原日本人（Proto-Japanese）的要素。換句話說，蝦夷是日本人種基礎之一，固無疑義，但在九州或日本西南部，那南方人種的成分，要比較多。

些，而日本東北部，便和這相反，以蝦夷的成分爲多，所以各地混血的比率，未必是一律的。而且韓民族和其他，恐怕從有史以前，就混合成功，所以著者以爲這原日本人的成立，相信有一部分人是非常遠久，可以追溯到西紀前數百年或千年以上。（這石器時代的人種問題，根據近年盛行發掘的人骨研究，很得着科學的基礎。）

據我們所知道彼等最初的文明，在新石器時代的，有磨製石器和土器等。其始是得北方蝦夷人種所傳的技術，而保有之。可是到了後期，尤其是西日本，便加上不少朝鮮半島方面的人種文化，例如南朝鮮式的石斧和彌生式的土器等，便盛行一時了。不過在日本東北部，仍很多蝦夷人種的要素，保持很久，至於中國文化，即金屬時代文化要比日本西南部，遲二三百。所以日本東北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反比日本西部的達於高度，所有石器和土器等，頗爲可觀。

在這新石器時代的末葉，西日本受着中國文化的直接影響，或經過朝鮮間接傳入，於是促成金屬時代的文化，牠和南朝鮮的情形相同，約在西曆第一世紀的前後，前面已經說過了。但這新文化的曉鐘，先鳴於西日本的，是大陸和半島地理上很自然的關係；自此以後，就部土器的製作，古墳

石室的造成，鏤鏡的輸入模造，金屬利器裝飾具的使用，皆由這半島和大陸兩者所傳來。中國的文化，或朝鮮化的中國文化，這是不待多言的事實。但是以後的日本，經過多忙的歷史，由朝鮮輸入文字，旋有佛敎傳來，和六朝文化驚目的移植，不久，便是唐朝文化的輸入，這些接之文獻，容易明其大概。至於中國文化，前已述及其中包含着許多外國的要素，可以各自推測了。

x  
x  
x  
x  
x  
x  
x

以上是從考古學的見地，討論中心的中國和朝鮮日本的文化源流及其曙光期的情形，那是極平凡的敘述，不過就是這樣事實，在今日說來，不外是過去長年月裏東亞各地出土的貴重資料，和學者研究的賜物。但在這大體的觀察中，或許包含着很多大膽和未成熟的思想，若要更詳細的說明，恐怕荆棘叢生，連小徑都不能通行了。所以著者所論，在數年之後，不能不改變增補的；東亞考古學界的將來，實有無限的希望。著者自身也很願竭盡棉力，不問是過去或是將來，總想對這研究協助幾分。

## 附錄 日本文明的曙光

### 一

著者揭示這樣廣汎的問題，想在極短時間裏說明牠；好在沒有什麼新研究發表，單是我們考古者對於日本文明的曙光，抱着怎樣看法，簡明的敘述罷了。

人類文化，是考古學主要材料，經歷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的三階段而發展，是世界各地方各民族の普遍現象。其中石器時代所經過的年月，比之其他二時代，遙覺長久。詳細地說，又可分作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這在正文中已經說明了。現在，講到日本文明，牠在亞細亞的東海上，是怎樣的發揮牠的曙光？其狀態怎樣？在說明這些問題時，勢必先從石器時代的舊石器時代出發。那末日本舊石器時代的文明，有無存在證據是怎樣情形？

回答這一問，我們現在唯有答「無」字。其實不但日本是如此，就是在東亞各地，直至俄近，

全未發見舊石器時代人類的遺物。其後俄領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流地方，於一八八六年，由薩文科夫、第·倍爾氏採集所謂舊石器，但是，其地層和共存動物的狀態，尙待一九二〇年麥哈特氏的研究，而始得確實證明。其次在中國陝西北面鄂爾多斯地方，經一九二三年法國學者桑志華、德日進兩氏發見確實的舊象等遺骨，似乎二者都是屬於摩斯特林期或阿利湟新初期形式的石器，這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著者最近在中國天津的北疆博物院裏，獲得實見其遺物的機會）。又安德魯探險隊的納爾遜氏，在蒙古戈壁沙漠中，也獲得舊石器時代的遺物。這樣看來，亞細亞東部地方，於舊石器後半期，已有人類居住，毫無疑議了。至於日本，除掉孟洛氏報告若干舊石器的疑問外，還未發見何等確實遺物，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不能證明日本有舊石器文明的存在，但是在東亞大陸上，已有他們棲息的證據，所以也不能武斷日本沒有他們的踪跡。希望將來，能夠發見。

## 二

日本有人類居住的確實證據，是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這時，日本文明的曙光，纔見發生。從前以爲這新石器時代的文明，雖然發生在日本國土上，但是和後來日本人的文明無關係，尤其是在

人種上，完全沒有聯絡，這種思想，到了現在，便覺得不然了。就是說：這石器時代的人民，不問是在人種上，文化上，都和後來日本人有密切關係，這是我們相信的。

日本新石器時代文化，因為近年的研究，至少可明顯的區分為兩個要素。關於石器，暫時分開，在土器方面，也可認有兩個種類。一個大體是黝黑色而有繩席紋的繩紋土器，一個是赤褐色的無紋土器，或有幾何學紋樣的彌生式土器。其中前者出土的遺跡，似較古舊，後者較新，這可隨着層位的不同來證明學者間早無異論了。但是後者至少有一部分，其文化性質，是和後來金屬時代直接連續的，所謂金石並用期，也可說是過渡時期，酷似歐洲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的關係，標幟這彌生式土器的石器時代文化之所產者，就是在人種上，亦成爲日本人祖先的主幹部，這種想像，是一般學者所承認的。

那末作成這石器時代古形態繩紋土器的民族，究竟屬於如何的人種呢？關於這一問題，異論頗多。以前主張類似埃斯基摩族之說，但是到了近年，或以見於國史的蝦夷，視作現今蝦夷（阿夷奴）的祖先，或謂雖有近於阿夷奴性質的民族，但是不能直認牠是阿夷奴的祖先，主張這種學說

的，現在得勢了。然而最近發掘各地石器時代人民的墓地，出現多數人骨，根據專門學者研究的結果，已經明示彼等在各地體質上的若干不同，也有阿夷奴的特質，也有明顯近於日本人的性質，這比較直認為阿夷奴祖先的簡單解釋，要進步多了，至少在彌生式石器文明所產者之間，認識有民族上的血緣關係。其中最不易答覆的大問題，現在略述個人的見解於下。在石器時代文化上兩個不同的形態間，互有密切的連絡，大概在古繩紋土器製作者的上面，其後增加新種文化的要素，而成功其次彌生式土器製作者的文明，再加上若干新的要素，於是形成今日的日本人。像這樣時時刻刻把許多新的要素，加到文化上，人種上，而成一種創造的發展，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然而這彌生式土器的所有者，已經具有今日日本人很相似的性質，根據這種想像，所以我們稱牠是日本人。

## 三

日本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利器，自然是使用石器，因為這時猶未知道金屬，所以也許推察牠是很野蠻的時代。但是未必這樣，例如比較最初知道鐵器的希臘人，和青銅器時代邁錫尼文化的所

有者，不知種文化相差多少，根據利器材及其他來看，便不能說使用石器者是野蠻，使用金屬者是文明；更不能說金屬時代，使用鐵者比較使用青銅者要來得開化。換句話說，日本石器時代古繩紋石器製作的形態，就在關東和奧羽地方，例如以陸奧龜岡遺跡為代表的文化，在世界上，推測是新石器時代文明發達到最高度之境域的。關於石器的製作，除去埃及的石刀，要像日本石鏃那樣多而且精的，實在很少，就是磨製石斧和其他物件，也明着很優秀的技術。尤其是在土器方面，那樣器形的變化和紋樣的豐富，在世界新石器時代，除掉美洲，可說難求其類例。此外還製作土偶的形像，使用着珠玉般的裝身具，也是一樣的可貴，以這些遺物做根據，復現當代的文化，不但決不能一概說牠是野蠻的社會，並且這新石器的文明，似乎已發達到極點了。

這石器時代的文明，不待說，不是起源於日本島國的，在理論上說，定是從大陸流入的文化，不過來路問題，卻費研究了。究竟是從北方的樺太千島來的呢？還是從南方的琉球臺灣來的呢？或是從中部的朝鮮九州來的呢？關於這樣重要的問題，今日研究還不徹底，不能切實答覆。不過南方臺灣石器時代的文化，和中國大陸相聯絡，和琉球卻不相關，並且比九州為新，所以不想其徑路在此。

說到朝鮮方面，九州的彌生式土器很多，較古的繩紋式土器的文化原型確實存在；並且朝鮮雖和彌生式土器文化有聯絡，但和繩紋式土器的聯絡，不能十分證明。那末樺太千島方面便怎樣？這和東北地方同在繩紋土器的文化中，單單明瞭了新的方面，舊的還未注意到。這樣看來，三方面的道路，都不相通，而又非日本自發的，那麼還是從三者中的某者傳入的了。據著者想像，定在這北方和朝鮮相接的方面，雖然今日沒有發見確證，但是將來或許獲得證據的，總之，日本石器時代和北亞細亞的聯絡，是可以推察而得的。關於這一點，烏居博士旅行西伯利亞，看見哈巴洛夫斯克（Khabarovsk）博物館有和日本繩紋土器完全相同的破片，這是值得注意的重大事件（氏的解釋以為這是和日本交通而獲得的）。從北亞細亞到南俄羅斯的一片大平原，雖然這些石器時代的文化系統，沒有獲得充分明顯的材料，但是著者看到東北歐羅巴新石器時代的土器，有類似日本繩紋土器的事實，於是便發生這種想像說。就是說日本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從遠方的東北歐羅巴擴展到北亞細亞，是產生於移動人種的，在這些大陸地方，不久流入金屬時代的文化——塞克提文化、中國周漢文化等——便踏進青銅器時代，於是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不發展到極度，就

告終結。但是其中有一部種族，渡到海東的日本島上，在此發見平和的樂土，暫時便受不到大陸金屬文化的影響，於是把原有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到極端，這便是現在所說的一種推測。並且阿夷奴人和原北方人種分離很早，也可根據這種主張，來幫助前面的推測，不過此說直到今日，還未發見積極的證據，單是一種空想罷了。至於說到美洲的石器時代，好像也是和這北方亞細亞有聯絡的。

#### 四

其次，石器時代第二個形態是彌生式土器所顯出的文化，這個文化所產者，前已述及，可說是日本人的直接祖先的原日本人，但是實際骨格上的研究，因為材料不充分，反不若前述繩紋式土器民族，不過從其他文化上的性質論，可以這樣推斷的。就是說這彌生式土器的手法形態，很類似後來日本人使用的土器，所以單就這土器論，可以人種文化上的親緣求之於原史時代日本人之間，大概推測是同一民族；同時，這土器的某者，也有和繩紋土器的相似點，那末繩紋土器所產者，在人種上，文化上不能說沒有關係了。這時繩紋土器文化的所有者，已乘着新人種的波濤，侵入日本，

開始新彌生式土器的製作技術，和原來的民族相混合，不問在人種上、文化上，都是融合爲一，相信這是很自然的見解。關於這新來民族製作土器的技術，是有略略進步的窳，已經帶着工業的性質，但是美術上的意匠等，反遠較先住者低劣，所以這新民族的繁昌，反使日本當時的文化趨勢，一時陷於黑暗，呈現退步狀態。好像希臘多利安人（Dorians）侵入邁錫尼文化所有者間，而呈現同樣的狀態。但在另一方面，繩紋土器文化，自身已達極度發展，結果總要停滯不進的，向後的發展，在文化上，當時雖然低劣，不過內部包藏着元氣活潑的新民族血液和文化，靠着這輸入，纔能救濟，開闢將來的活路，所以也可視爲是幸運的。

那末這新民族是從何處渡來的呢？這當然是朝鮮半島。看了九州到西日本，文化顯著的遺跡，所以從考古學上推測起來，便能明瞭是朝鮮無疑。這種文化民族的波動，並不止一次，是常常反覆操演的，不過當初還有石器時代末期的文化，及後進入金石並用期，便料着帶了金屬來了。這金屬的輸入，實在是日本文明曙光期的重要事件，到這時，新日本的文明，纔到發達成長的狀態，關於這層，著者擬在下文金屬渡來的事情內說明。

根據上面的推測，彌生式土器製作者，渡過朝鮮半島的新民族，遂攜着金屬文化到日本，但是他們怎樣得着金屬文化的知識呢？關於這點，毫無疑問，是鄰邦東亞先進文明國的中國，所以說是傳承於中國，是容易想像的事實，就是考古學上的證據，也很確實，毋寧說是很普通的事實。中國在殷代——或說周以前漠然不明，亦許是適當的——至少牠中心部，已由石器時代踏進金石並用期了，及到周代，青銅文化便繁盛起來（關於中國太古的情形，自前年中央研究院李濟氏發掘殷墟以來，獲得劃期的結果）。這優秀的青銅文化，好像水往低流一樣，不能不從中心波及四方。況且因為漢民族自然的膨脹，或基於周末國內政治的不安等原因而移住，彼等民族的擴展，使金屬文化中的青銅文化，附隨着這種運動，而波及近鄰後進民族的國土上，是最自然的現象。這樣，從山東到遼東半島，更至朝鮮北部，中國文化和其民族已於周末流入，使原來石器時代的文明，漸次由金石並用期而入金屬時代，這些可根據奉天各地發見的遺物，例如中國式石器和若干青銅品、明刀、布泉等錢貨，一同出土的事實，能夠確實證明牠。

但是從周末的秦到漢初，這中國民族人種的文化的波動，更大規模的流入東方。如漢武帝時的大擴張，是最顯著的例子，這真是東亞歷史上重大事件。但是根據著者所信，這種大擴展，決不是突然起於武帝時的，是從前述周末或其以前，以漢民族人種文化上的擴勢作基礎，纔促成這次的成功的。但是漢代的中國，終由青銅器進入鐵器時代，所以牠的結果，從遼東到北鮮，完全沐浴於青銅到鐵器時代的文化中了。這漢代文化，更經朝鮮的沿海，流入日本西南部，於是使日本也從石器時代進入金石並用期了。像以前所述，漢代已是鐵器時代，所以這些地方，尤其是日本，在銅之後，立即接而用鐵，其間無暇另劃青銅時代，便直入鐵器時代了。關於證明這些狀態的考古學上事實，著者已屢屢說到，不再贅言。

x  
x  
x  
x  
x  
x  
x

根據上述的情形，可知日本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在西紀一世紀前後，便由石器時代的長夢中醒覺，作新文化史上的主角，而現於歷史時代的舞臺上了。固然，日本各地，並非同時皆浴於這文化中的。例如東北地方，在此以後數世紀，還彷徨於石器時代的舊文明中，並且石器時代繩紋土器

的舊態，還有殘存的地方。對於這些殘剩的民族文化的民族運動和文化運動的狀態，便是日本民族經營國土的歷史。但此時漢文化（其中要素之一，是混有北亞細亞的塞克提文化，是應當注意的）繼續輸入於六朝文化，以後更受唐宋之文化，使日本文明，不到數世紀，便發展與她文化的母國並駕齊驅了。這石器時代的文化，在這國土上，因特殊發達的結果，使中國文化的要素，和母國絕緣，而在日本異樣的擴展，這是很明顯的事。

著者至此結束這篇粗淺的文章。不過以上所述，是很平凡周知的事實，若是說到著者特別提示之處，便是下面的一個見解：討論日本文明的曙光，決不可把石器時代的文明，當作別物，而分離牠，因為這在以後的文化史上，也佔着重要地位。其文化所以能夠發達到高度。又應知石器時代之文化的民族的這兩個狀態，互有聯絡，並且牠和原史時代的日本，不斷的連續，這是著者的見解，也是本文的着眼處。





۵۳
۵۳